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八十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鄒敬修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上書十七

詣闕上書 宋陳亮

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

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欝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所可久係也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倡邪議力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讐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敵人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爲何事

也况望其憤故國之恥而相率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詎今尚以爲遠而海陵之禍葢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敵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爲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絶則人道遂爲禽獸皇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

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讐此豈人道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之道當導陛下以有爲決不沮陛下以苟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

衰吳越起於小邦遂霸諸侯黄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嘗言及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金源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便也自和好之成蓋已有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畧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

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跡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命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

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不通朝野之論常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不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反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然使朝野常如敵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之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惰其心乎晉楚之戰於邲也欒書以爲楚

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故雖成康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況南

北角立之時而𢷤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讐而置中國於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絶也貶損乘輿卻御正殿深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人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虚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卻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

坐所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决今日大有爲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

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筦庫徵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嘗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絶世之雋功天子蚤夜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

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北蕃遂得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為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歷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葢討伐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寛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内未嘗折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

外有以容奬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歴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説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寛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敵人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

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盡歸於朝廷别行教閱以爲强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於朝廷别行封椿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内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鋭然南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葢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爲之太密事

權之太分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為敵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況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

勵志復讐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爲强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冀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涖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才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畧太宗已不能盡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

陛下茍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畧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三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以閭巷之雄起主其地自此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全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蕃盛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

所駐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故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

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亦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於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賴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

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爲强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産畀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况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没於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

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畧又作行宫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敵人侵軼之備而精擇士人之沉

鷙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寛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葢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北蕃以甲辰敗于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葢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此一變矣又六十年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

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霸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考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

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

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

又詣闕上書　陳亮

恭惟皇帝陛下厲志復讐不肯即安於一隅是有大功於社稷也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

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矣此臣所以不勝忠憤齋沐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大有爲之機務合於藝祖經畫天下之本旨然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

大指猶可恃以長久茍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可以還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年之計有可以復開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効見殊絶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葢國家之大耻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墮不復知讐之當念正在

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其二曰國家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過之不給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其三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反其道以教之作其氣而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

戾藝祖之本㫖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臣所以爲大臣論者其畧如此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上書十八

地震上書　宋楊萬里

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絶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

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蕃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前此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

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吴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吴始安李煜失滁陽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師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已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

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敵人日逼疆埸日擾而未聞防敵人者何策

保疆埸者何道但聞其日修其禮文也其日進其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遹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

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玆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猶不信也廼五月庚寅又有地震玆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令又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

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

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敵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敵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有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

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

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先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歴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

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用則人主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

本原者

己未上皇帝書 文天祥

十一月吉日勅賜進士及第臣文天祥昧死百拜謹奉詔獻書於皇帝陛下臣一介疎賤遭逢聖明猥以庸愚早膺親擢世道悠悠風塵流靡臣於其間蓋嘗感激奮發以爲縣令之道無變令之俗一日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懼以無辱使令杜門四年讀禮之外蓋未嘗一日不思以自效也乃夏五陛下臨軒策士偶埀記憶起臣

於家居進臣於仕籍臣伏被宸命感激不自勝追惟蒙
恩之初阻於朝謝北望天路輙奉表以聞伏蒙聖慈許
臣詣拜闕下德至渥也臣就道以來不圖國事浸艱邊
烽頓廹陛下引咎責躬改過更始召還舊德斥去元姦
凡可以當天意回人心者無所不用其至伏惟陛下不
自神聖猶親灑宸翰誕布詔書庶幾中外臣庶危言極
論以有補於今日之故陛下悔悟之意上通於天天下
於此感服陛下之勇臣甫及趨謝闕廷兩讀綸音爲之

哽咽下泣君臣之義與天地並立況臣蒙被厚恩非衆人比使於此時泯泯嘿嘿上負陛下内負帝衷尚何以飲食於戴履間哉是用不避斧鉞輙奮愚衷條其說以獻惟陛下裁幸一曰簡文法以立事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垂衣拱手以雍容於穆清之上至尊之體也不幸際時艱難兵革四起俯仰成敗呼吸變故非用馬上治不濟今國勢搶攘困猶未至如馬上之急然寇入腹心事干宗社陛下爲皇皇拯救之謀不得不畧倣馬上治

之之意今陛下焦勞於上兩府大臣黽勉於下君臣之
間不可謂非日計軍實而申儆之者然尊畀濶絶禮節
繁多陛下平旦視朝百官以次奏起居宰相播笏出奏
從容不踰時軍國大事此雖陛下日夜與宰相汲汲而
圖之猶懼不既謀王斷國之設施尊主庇民之藴蓄豈
能以頃刻交際而究竟之哉陛下退食之暇雖時出内
批以與宰相商論宰相又時有奏報以出其建明然天
下事得於面論者利害常決於一言筆墨所書或反覆

數百言而不足事機交投寸陰可惜使宰相常有此等酬酢則一事之末固有費其日力者矣其於幾務豈不有所妨哉古者天子之於大臣或賜坐或賜食或奏事至日昃或論事至夜分凡皆以通上下之情為國家至計也賜茶之典五代時猶有之惟國初范質王溥頗存形迹此事遂廢陛下莫若稍復古初脫去邊幅於禁中擇一去處聚兩府大臣日與議軍國大事陛下賜之款密親是非可否於其間衆議惟允則三省晝時施行上

下如一都俞嘘咈之間必將有超然度外之舉天下何事不可爲何難不可濟至於除授尤有關繫且如近者重臣建閫之事方帥海門隨還建鄴甫鎮建鄴又進上饒布置變換如奕棋然卯詔辰行奔命不給大者措畫之如此小者遷徙之更多人無定志事無成謀當此艱危豈不悞事繼自今始陛下宜與大臣熟議某人備某職某人任某事人物權衡當而後用朝廷命令審而後發如此則觀聽者不至皇惑驅馳者不至遲回人知其

令出惟行則無輕朝廷之心士大夫知其可以展布四體則鞠躬盡瘁而無覬望其於國事厥非小補又如用一人也或出於陛下之拔擢或出於宰相之啟擬中書已費行移後省方及書牘或有不當又至繳駁比其不繳駁也則書黄徑下其人徑受命矣臺諫始從而有所指陳是致國論紛紜而内外職守遷移如傳舍施之平時雖有禮統用之今日恐悞事機臣愚以爲陛下宜倣唐諫官隨宰相入閣故事令給舍臺諫從兩府大臣日

入禁中聚議其有不可應時論難不使退有後言如此則國事無聚訟之譏宸命無反汗之失事會無濡滯蹉跎之悔豈不簡便易行哉若夫中書乃王政之所繇出宰相之重又天子之所與論道經邦而不屑其他者也今宰相來於倉卒之中而制千里之難立於敗壞之後而責一旦之功此雖敏乎不能以大有爲須是博采四方之謀旁盡天下之慮而後不僨於事側聞軍期文書填委叢積宰相以其開誠布公之歳月弊弊焉於調遣

科降之間侍從近臣且日不暇相接矣諸葛亮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究其經濟大要則曰集衆思廣忠益今衆思不暇集忠益不暇廣宰相不得已竭其一心役其兩耳目日與文書期會相尋於無窮此豈其才之不逮哉我朝三省之法繁密細碎其勢固至此也柳宗元有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爲今之計惟有重六部之權可以清中書之務今六部所司絶是簡省其間長貳常有缺員莫若移尚書省六房隷之六部如吏部

得受丞相除授之旨而行省劄兵部得禀樞密調遣之命而發符移其他事權一倣諸此而又多置兩府屬官如檢正都承之類使知蜀事者置一員知淮事者置一員知諸路事者置若干員兩府日與其屬劘切講畫以治此寇而文書行移不與焉如此則大臣有從容之暇可以日見百官以及四方賢俊酬應簡則聰明全心志壹則利害審塞禍亂之路開功名之門當自此始惟陛下思之二曰倣方鎮以建守令天下大患在於無兵而

無兵之患以郡縣之制弊也祖宗矯唐末五代方鎮之弊立爲郡縣繁密之法使兵財盡關於上而守令不得以自專昔之擅制數州挾其力以爭衡上國者至此各拱手趨約束捲甲而藏之傳世彌久而天下無變然國勢緜此侵弱而盜賊遂得恣睢於其間宣靖以來天下非無忠臣義士强兵猛將然各舉一州一縣之力以抗寇鋒是以折北不支而僨於賊中興之臣識循環救弊之法蓋有建爲方鎮之議者矣失此不圖因循至今日削

弱不振受病如前及今而不少變臣不知所以爲善後計矣今陛下命重臣建宣閫節制江東西諸州官民兵財盡從調遣廟謨淵深葢已得方鎮大意矣然既有宣閫又有制司既有制置副使又有安撫副使事權既重體統未明有如一項兵財宣閫方欲那移諸司又行差撥指揮之初各不相照彖適之下將誰適從今日之事惟有畧倣方鎮遺規分地立守爲可以紓禍且如江西一路九江興國隆興與鄂爲隣朝廷既傾國之力以赴

之姑所不論惟寇之至湖南者已宿堂奥此外八州其措置不容苟簡八州之中廬陵宜春最當衝要敵人之兵其法常有所避避八桂則出清湘避長沙則出衡陽今宜春見謂有兵惟廬陵猶此無備舍堅攻瑕棄實擊虚敵既以此爲得策則夫避宜春而趍廬陵其計將必出於此州縣之事力有限守令之權勢素微敵至一城則一城創殘至一邑則一邑蕩潰事勢至此非人之愆若不别立規模何繇戢定禍亂臣愚以爲莫若立一鎮

於吉而以建昌南安贛隸之立一鎮於袁而以臨江撫瑞隸之擇今世知兵而有望者各令以四州從事其四州官吏許以自辟見在任者或留或去惟帥府所爲去者令注别路差遣其四州財賦許以自用自交事一日始其上供諸色窠名盡于帥府交事以前見未解數目亦許截留其四州軍兵見屬伍符者必寡弱而不振見行團結者必分散而不齊許於伍符團結之外别出措置收民丁以爲兵彼一州之緊急者得三州稍寛緩之

力以爲之助三州之寛緩者得一州當其緊急而無後憂不出二三月如吉如袁其氣勢當自不同倣此而行之江東廣東無不可者夫郡縣方鎮之法其末皆有弊所貴乎聖人者惟能通變而推移之故郡縣所以矯方鎮之偏重方鎮所以救郡縣之積輕今郡縣之輕甚矣則夫立爲方鎮之法以少變其委瑣不足恃之勢真今日之第一義也陛下一日出其度外之見不次拔數人之沈鷙英果者委以數鎮俾各爲國家當一面則郡縣

之間文移不至於太密事權不至於太分兵財得以自縣而不至於重遲而不易舉旬月之間天下雷動雲合響應影從驅寇出境外雖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憂哉三曰就團結以抽兵抽兵之説臣前已開其端而具其節目未悉也請再陳之夫取兵於民周井田唐府兵之遺法也今使者四出分行營陣俾各處團結以自爲鄉井之衛疾行之中此亦庶幾善步者然而無益也近時朝廷以保伍爲意官府下其事里胥爲里胥

者沿門而行執筆以抄其戶口曰官命而各爲保伍也已而上其籍於官又從而堊通塗之壁取其甲分五五而書曰保伍如古所謂保伍者如此而已臣居廬陵往往有寇警則鄉里又起所謂義丁者一日偶總擊柝以告其一方曰寇至毋去諸而等各以某日聚某所習所以守望至其日也椎牛釃酒以待隨其所衣信其所持從而類編爲之伍一匝乎村墟井落之間翕然而聚忽然而散則義丁者又止如此而已今朝廷命使以團結

州縣奉旨而行移計其規為措置當有加密於臣所言者然某所若干人某所又若干人屬邑合狀帳申郡府郡府合狀帳申朝廷計其數目當自不少然其分也散而不一其合也多而不精故當其分則鄉村無以通於鎮市鎮市無以通於城郭寇突如其來彼一方者力不敵勢不支老弱未及揀教閲未及施雖有金鼓旗幟之物而未知坐作進退之節也雖有城池山澤之險而未知備禦攻守之方也且民之聚也使之自峙其糧自備

其飲食則有所不能仰於官則無以給也有以給則又不能久也臣故曰無益也夫前所謂或千人或數百人此隅總一日能辨也今建言者不察其聚之易而用之難增兵之有名而拒寇之無實乃欲視其團結之多寡升降其官賞以爲勸且意其一日之急或者可驅而他之賈誼有言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陛下恍能委數州立一方鎮莫若俾爲帥者就團結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備軍籍一郡得二十萬家則可以得一萬

精卒例而行之諸州則一鎮新兵當不下二三萬州郡見存之租賦可以備兵食見存之財利可以備軍需古人抽丁之法或取之三家或取之五家今官收其米以就爲養收其財以就爲用既食其力不當又重役其人惟於二十家取其一則衆輕而易舉州縣號召之無難數月之内其事必集爲帥者教習以致其精鼓舞以出其鋭山川其便習也人情其稔熟也出入死生之相爲命也鋒鏑之交貌相識而聲相應也如此兵者一鎮得

二三萬人當凜凜然不下一敵國合諸路列鎮則精兵雖十餘萬可有也太祖皇帝南征北伐所至如破竹計其兵曽不滿二十萬使吾於諸閫之外別得十萬精兵則何向而不可哉或曰國家經常皆用供億州縣財賦各有窠名今上流之兵未解江淮之餽如故使移此事力以給方鎮之兵如諸閫何嗚呼擇害莫若輕擇利莫若重臣葢籌之審矣夫京湖之路既梗則雖欲漕運而舟楫不能以前江廣之備既虛則雖有財賦而土地不

能以自保與其束手無措以委輸於敵孰若變通盡利以庶幾敵之可逐也且夫江廣既全則吾之境内其惟正之供者尚多也陛下撫此厄運不得不勉自節縮曲爲通融多方以濟諸閫之急支吾年時寇必就盡然後一正吾之郡縣一復吾之經常未晚也不然殆未知其所終惟陛下深思亟圖之四曰破資格以用人本朝用人專守資格祖宗之深意將以習天下之才世雖有賢明忠智之人英偉奇傑之士亦必踐歴之多涉歴之熟

積勞持久而後得至於高位養成遠大之氣消弭僥倖之風人才世道胥有利賴然其弊也有才者常以無資格而不得遷不肖者常以不碍資格法而至於大用天下卒有變不肖者當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視夫是以常遺國家之憂臣常見數年以來邊陲之間偶缺一帥陛下彷徨四顧弄印莫屬挨排應急不得已常取監司之風力者爲之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陛下非不知其然也他人資格或有未及而彼適可得之雖其才具

容有不逮然猶意境外無事以幸其不至於敗缺比其敗缺則倉皇變易常至於失聲色而後已嗚呼此平世拘攣之弊也今天下時勢潰決已甚一有蹉跎事關存亡百夫不可輕擇將一壘不可輕界守況其重者乎今自朝郎以上凡内之卿監侍從外之監司郡守紫朱其綬唱喝車蓋而出者不知幾人使其中果有非常之才堪任將帥則是望實既優資格又稱一日舉而置之萬夫百將之上誰曰不然然臣意陛下之未有其人也則

夫宗社安危之機不可輕決於庸人而有資格者之手世之能辨事者固多矣三辰不軌救士爲相蠻夷猾夏拔卒爲將事固各論其時也今何如時尚拘拘孑孑於資格之末臣觀州縣之間凡寮底小官馳騁於繁劇之會者蓋甚有之薦引之法浸弊於私而改官之格率爲勢要者所據孤寒之中獨無可任大事者乎三歲一貢士碌碌成事者衆而氣概才識望於鄉里曾不得一名薦書抱膝隆中杖策軍門固皆逢掖章甫之流也夫今

日之士他日之官也今日之小官他日之爲公卿者也天下有事凡能擔當開拓排難解紛惟其才耳固有明知其人之有才而拘於資格之所不可則亦姑委棄之此豪傑之士所以痛心疾首於世變之會也陛下如建立方鎮收拾人才臣願明詔有司俾稍解繩墨以進英豪於資格之外重之以其任而輕授以官俟其有功則漸加其官而無易其位漢唐法度疎濶其一時人才常倜儻不羈本朝以道立國以儒立政則亦無取乎爾然

至於今日事變叢生人物落落奈何不少變之哉至如諸州之義甲各有土豪諸峒之壯丁各有隅長彼其人望爲一州長雄其間蓋有豪武特達之才可以備總統之任一日舉之以爲百校之長則將帥繇是其選也其頴異通敏者引之於帷幄樽俎之密又從而拔其尤者委之以人民社稷之重則人才不可勝用也至如山巖之氓市井之靡刑餘之流盜賊之屬其膽勇力絶足以先登其智辯機警足以間諜使貪使愚使詐使勇則羣

策羣力皆吾屈也昔之方鎮食其土地用其人民拊循其士大夫馳策其跅跑之士故雖以區區之地常足以與天下爭雄今雖未至於此然陛下易轍而行之則吾規模意氣固已一變前日之弱矣惟陛下熟計之幸甚夫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常有敵國相持之憂然而立乎四戰之衝雖將屻兵潰屢起屢仆而其國終不可動摇卓然有所立故也今陛下奮發神斷赫然悔悟所以洗舊汙更宿弊如雷霆風雨交馳並至而不可禦陛下亦

求所以爲自立矣而未得其方也自立之方臣前所獻之數條是已雖然臣意陛下未之能行則有說也何也悔悟之意未明也奸人當國揹天下能言之士謂之好名譁競使好名譁競者常在朝廷則清議之禍陛下必及受之事應不至今日惟浸潤膚受爲毒已深而後陛下之人才盡逐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鋒車所召率未及前日擯棄流落之人或謂陛下猶有畏其不靖共之意夫今日之禍亂靖共之報也陛下猶有愛於貌爲靖共

者耶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三數年前縉紳之能出臆論事者既爲奸人所屏學校之士猶叩閽亹亹不自已奸人疾其爲害已也託名學法重致意於禁上書之一條而後陛下之言路盡塞陛下今既悔悟矣然食肉之徒未有能出一語以救陵遲之禍惟學校不憚懇懇以爲言彼其所陳固有未盡切實者陛下何不擇其善者而施行歟此悔悟未明之一也今有人焉陷於酒色湛溺而不自知元氣日耗蝕於内客邪日衝擊於外四肢百

骸幾至解體一日倐大悔悟自創其酒色之懲而使爲朋友僕御者各得以勤攻己之短其爲身謀幾晚矣然知湛溺之爲病而猶諱其所從來則是病根固在也人非不知愛身彼諱病根而不肯決去者說其小而忘其大也陛下所以救社稷重於救身則夫病根所在何所顧惜而不之去歟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之苦植立東南百四十年太平之基陛下嗣無疆大歷服所以撫摩愛養培億萬年丕天之休加用力焉不幸比者中外怨

叛吾之赤子自延寇入室謀危國家盖至今日逺近爲之荷擔宗社幾於綴旒天下之人追咎其失以爲聚歛之過而聚歛之事通國憤然怒罵以爲倡於陛下左右之人夫此一人者竊弄威權上累聖德其凶饒威惡蠧國害民者臣不能具數獨其攘臂聚歛招集奸凶爲陛下失民失土以貽宗社不測之憂者其罪莫甚焉趙簡子命尹鐸爲晋陽尹鐸曰繭絲乎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古之爲天下計者不屑於其小而惟逺者是圖不快

於目前之求而常恐其一朝之患故雖簡子區區之大夫尹鐸區區之小吏其所規爲猶及於此國家之大不可以田舍翁自爲也後之人君思以富雄天下固有時出其聚斂之術然猶以繭絲自繭絲保障自保障何物刑餘爲謀不臧率天下以共向繭絲之的而保障之地亦不得免焉繭絲之毒不可忍而後保障之禍不可爲陛下間者屢出内帑金帛分給諸司期有救於難然調度方殷兵革又不得息前日聚繭絲之得未什伯今日救

保障之費蓋千萬億秭而未有已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向使此人者不以聚斂斲伐祖宗涵洪寛大之仁蠹賊陛下神明英武之德則必不妄藉民財以入倖內史必不豪奪民產以實御莊必不諧價西園以布中外貪酣之寵必不交通南牙以開朝廷汚濁之門如此則姧人必不得竊據相位編置私人如此則彊禦棓克之流必不得蠧於縉紳玷於節鉞如此則各郡有賢守各路有賢監司必不侵漁以交結北司剝割以應奉內

獻民心必無變宗社必無危今朝庭知江閫虐取漁舟故吾人爲敵鄉導以至於此曽不知此數年間外之監司郡守求爲交結應奉而一切不卹以失吾民戴宋無二之心者所在有之江閫之事偶著爾今論者追訟江閫之罪死有餘責則夫使士大夫貿貿焉爲聚斂重失人心激天下以各懐怨叛如臣所指之人者一死詎足道哉且夫奸人之入相也使非此人者與之相爲表裏以揜陛下之聰明啗爲游揚以開陛下之信用則賢者

必不以好名中傷言者必不以譁競逐去學校之持公論者必不以喧横得禍士大夫之秉直節者必不以貪贓加罪朝廷清下言路光明邪人何自而赫張民瘼何自而壅隔人離而陛下何以不覺寇至而陛下何以不知彼其依憑陛下恩寵以為奸人與主故顛倒宇宙濁亂世界而得以無忌憚使陛下今日訟過於天地負媿於祖宗結怨於人民受侮於敵人則豈獨一奸人為之哉原情定罪莫重於與主而奸人次之莊周曰兵莫憯

於志鏌鋣爲下言刺人而殺之不在於手而在於心不在於鋒而在所以用其鋒者奸人則鏌鋣也與主則志也方今國勢危疑人心杌隉陛下爲中國主則當守中國爲百姓父母則當衞百姓且夫三江五湖之險尚無恙也六軍百將之雄非小弱也陛下卧薪以厲其勤斫案以奮其勇天意悔禍人心敵愾寇逆死且在旦夕或謂其人者鋪張驚憂以沮陛下攘寇之志處分脆弱將誤陛下爲去邠之行居前日則曰我能爲君充府庫以

盗其權居今日則獻其小心出其小有材使陛下意其緩急可恃以固其寵向非陛下參酌國論堅凝廟謨爲效死不去之計則一日嘗試其説六師一動變生無方臣恐京師爲血爲肉者今已不可勝計矣小人誤國之心可勝誅哉臣愚以爲今日之事急矣不斬董宋臣以謝宗廟神靈以解中外怨怒以明陛下悔悟之實則中書之政必有所撓而不得行賢者之車必有所忌而不敢至都人之異議何從而消敵人之心膽何從而破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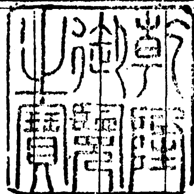
士忠義之氣何自激昂軍民感泣之淚何自奮發禍難之來未有卒平之日也千金之家得一僮奴稍足以稱其私雖害於而家未忍亟去況其人給事之歲月已深乞憐之懇款已熟陛下性資仁厚亦豈忍遽甘心焉然宗社之事重左右之恩輕蠹民誤國之罪深承顔順色之愛淺伏惟陛下以宗廟社稷之故割去私愛勉從公議下臣此章付之有司暴其罪惡明正典刑傳首三軍以狥如此而天下不震動人心不喜悦將士不感泣而

思奮敵人不駭愕而謀還是人心天理可磨滅也是天經地義可澌盡也臣所不信臣嘗讀諸葛亮出師表輒捲卷哀憤悲其用心亮之言曰宫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亮將獎率三軍北定中原攘除姦凶興復漢室其於宫府之政宜若無與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良以社稷安危之權國家存亡之故不在於境外侵廹之寇而内之陰邪常執其機牙此亮之

所以深權內外本末之理而先窒其亂禍之源也今臣
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所以分畫其規模纖悉其經緯以
上助內修外攘之一畫者已畧備矣而臣獻其狂愚於
末猶有惑於亮之所言區區劣功何敢引亮爲證顧所
以忠君愛國之心則亮之爲也臣非不知疎遠之人指
陳無狀干犯天誅罪在不赦且使幸赦之不誅則左右
之人讐疾臣言亦將不免然臣所以不顧危亡寧以身
犯不測之鋒者義命之際臣固擇之精矣方今社稷震

動君父驚虞此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臣委質爲臣與國同休戚親見外患如火燎原而内寇又復植根固流波漫則禍難無涯臣死亡正自無日與怵廹於權勢之威憂疑於一已之禍噤口結舌以坐待國家之難而後死孰若犯死一言感悟天聽如陛下以爲狂妄而誅之臣固已自分一死萬一陛下察臣之忠行臣之言以幸宗社則臣與國家同享其榮等死之中又有生路此臣所以齋沐望闕懇悃而不能自已也臣冒瀆天威須

越震惸謹私室以俟威命之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不備臣某昧死百拜上書上不報未幾除僉書鎮南軍節度判官廳公事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四至八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鄒敬修

書屢上曽莫之省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恤天下已壊而莫能救也臣每讀史至於其間未嘗不切齒熱中不止太息而已迨元之季天人厭亂既極天命真人以聖神文武之資掃除亂畧四海英雄坐致闕下沙漠之徼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雍熈之治凡漢晉唐宋之失今皆無有然而天變於上以致日月星辰失叙或者鑑觀前世之失矯枉其弊而又太過者歟漢賈山有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上書十九

上太祖高皇帝書 明葉居升

臣歴觀漢晉唐宋之世皆有災異之變始因刑政失宜賢愚倒置遂致紀綱不振或政失於權臣或勢移於方鎮患不生於女禍則困於敵國上下偷安苟延歲月諫

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明主之所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之也臣今有芻蕘之言雖未足以明道敢切直言之庶盡忠臣事明主之心乎臣聞王者之心上通乎天王者之動上應乎天審天下之治否者則求其端於王而已天之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其可見也使陰陽交和五行順序日月星辰得其常天下雖未善治謂之治焉可也陰陽錯繆五行不得其序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天下雖無事謂之不治可也稽之天道察之人事而

後可以驗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日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日月相刑者則月敢抗於日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大臣數十萬

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蓋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呉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

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顧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理也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位耳禮莫大於

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擄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爲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

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

失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於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撤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不幸而不率

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浹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

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愼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强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因之刑法繁苛而政治促急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

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倣流徒律又删定舊律諸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寛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於宇内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寛宥之名而未見有寛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虚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歳之疫匪欲害於人

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求深以成其考令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法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閒爲福以受玷不辱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

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爲常少不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爲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

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綱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尅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知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强敵壘則揚精鼓

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録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捨其所長摘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捨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㠯廉若是其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脩身畏慎

者今既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户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税增令責守令年增户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税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户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令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爲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兹之後北郡户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令之小民以爲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

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兼之深林大壑人跡不能追踪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死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户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

若欲遷徙一槪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
謂太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
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曰隂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令之
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令朝廷宜録大體赦
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
允則超遷之苛刻聚歛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
任家小在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封者
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

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於兹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

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脉微動和氣蒸之然後自然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澆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

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訟獄錢穀之不報爲可恕惟以流俗大壞極弊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師則以正率下導民於善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

户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虚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甞親詣視種時次第旱澇預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廪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令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藝如是之嚴令之社學當社鎮城郭或但

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已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廵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虚文如此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鬬爭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導揚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藏贓多者爲稱職以

事蹟少者爲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末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矣所謂道揚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

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具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令使天下都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入官委之以郡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材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其年少

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葢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扞城之將至力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汚辱此皆禮義教之效也元之立國其本固先

撥矣其枝葉不從而顛蹶者未之有也故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附下者亦不可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爲之死事者幾人乎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也使其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

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禄位皆天之禄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恥而風移俗易矣於是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畢至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雖然臣愚猥不自度微賤廟堂之議輒敢陳說如此是以螻蟻之命試當雷霆之威不勝屛營之至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四

之臣而患已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樸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為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為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以行是故下無壅蔽之姦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陛下則真明君英主也何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彚選卷八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上書二十

上孝宗皇帝書 明 李夢陽

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治體可行的著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於是户部主事臣夢陽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世無直言

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令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之袪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頥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令覩可爲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禄之計是懐不忠而欺陛下耳臣今謹據所見昧死開呈惟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

以知之陛下法祖宗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
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
若將失之歔然恒不自安也乃於是下詔布誠廣路諭
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
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陛下真明君英
主也然而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
爲之而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
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

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内耗伏未及發而自謂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呐呐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效翕然風靡為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承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

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
作官但欲曲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
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
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之
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
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
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臣
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人

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中官者
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
難翦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厰塲庫錢穀之要也今
皆內官主之陛下以此輩爲忠貞可用耶抑例不可廢
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
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
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擿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
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

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擿發其奸尚有嚴心
今其奸業擿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
不爲乎昔人有言曰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
難除也今皇城之内通名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
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
人情孰不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
進用矧今有詔猶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
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

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内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於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㕔禍以爲福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揞實其忠其直其爲無恥泛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其

具有司幸擿發其姦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内官之權欲剷内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盖帶甲控弦者數十萬

馬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馬亦寡矣於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馬然其腰韃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費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絶者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

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内兵邪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内官者陰狡而狼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狼貪之徒滋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内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内官參之内兵又其專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邪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内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

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諺不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爝爝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叅掌内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具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

賢智者百不一二愚蠢者十常八九然又苦無賴而有司者之不卹也歛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剥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内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

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羸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閒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固嘗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也科派不省秤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

畿民之害臣伏覩弘武某年詔曰直隷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光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即賜皇親家皇親家既奉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毁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産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内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禄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秪以區區之田損

害亦予動搖基本如是是不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廄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遣官矣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聯妨廢本業耽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

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陛下不忍矣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勅户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諲奏内事理以前頃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閒草地牧馬爲便六漸夫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

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
穀吏俛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
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是錢穀者之誤之也
錢穀者不曰已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
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乎有空運之例空運而
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户部太倉庫銀尚有
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
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

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家盈今京城内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猶徧察寺觀等勅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

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於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等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内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夫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於餓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繫鞭笞

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而踰於凍餒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刼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

武庫之兵太倉粟竭百官不奉職邊寇外侵海内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者之畧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

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蔭者蔭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蔭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縻乎賞不足以諷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

之也夫大學士萬安前侍先皇帝醜穢彰露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内官逼脱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恡此一官則所謂𢿱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耶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壊名器之漸者此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外與玩爲之也夫外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

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擅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

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憂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最謹然罹

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圮廢臣不知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為之也夫真人者大虛無為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為真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既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

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陛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其法又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真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佑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㒷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淩昔者高皇帝

制皇親令曰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
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班禄列爵則又使大貴而
極富已又考其器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
又歎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
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
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
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
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

人田土擅拆人房屋又強虜人子女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黄旗勢如翼虎此之謂不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大逼則法行且令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侯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為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翦萌之道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五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六

明 賀復徵 編

上書二十一

至言 漢賈山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惟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内成名於外而使後

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瀕河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埶重非特萬鈞也聞道而求諫和顔色

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内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内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

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恣鬧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

醬而餽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於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

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

秦皇帝東廵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鐘簴飾土築阿房之宫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

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徳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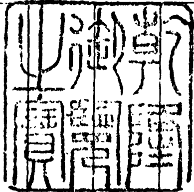
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顔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思念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

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毆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事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

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瘽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

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

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八十六